



如今早已成为珍贵的收藏和展品

成为旧时的图腾和象征
只有来风不时摇动牛铃
那几声叮咚是在悠悠述说
镌刻在田野里的春耕犁耜

元旦

□薛凯敏

这一天是谁的节日
雪花悠闲地四处漫步
随风而走的姿态
美丽而空虚

我不能原谅
被自己荒芜的四季
也不能原谅
被吞噬在忙碌碌碌中的记忆
在新年的开始
我要用崭新的天空作扉页
书写新的履历
我不能原谅自己
曾经的草的德行
尽管点缀了大地
还要随风倒来倒去
我不能原谅自己
那次没能扶起倒地的老人
即使被讹诈
也是站在中国的土地……
我不能原谅自己的太多太多
惰性让我忘记了文字
在新的太阳出生之前
那些在晨光中等车的学生
麻雀般跳来跳去

守望新年

□张伯舜

早早等在村口守望
等待一年一度的日出
期望万象更新的蓦然一瞬
第一缕阳光最先照亮村中的
古槐
尽管所有的茅屋已变成高楼
所有的炊烟都已成为远去的
童画
心迹总还是最先定格在古槐
树梢
然后,用新岁第一声响亮的噪
音
虔诚的诵读写在上面的故乡
二字
祖父粗犷的大手磨光了の木
犁
和闲适的牛铃一起挂在屋檐
下



(本报资料图片)

给自己的年终总结

□张君燕

又到了年末岁尾,各种各样的年终总结接踵而来,然而,写完了那些需要上交别人的冠冕堂皇的总结,我的心里却依旧茫然不知所从,各种纷乱复杂的思绪并没有因此而理顺捋清,一些还未来得及完成的事情也没有因此而做了了断。于是,在这个元旦前的深夜,我坐在书桌前,静静地陷入了思考,想要送给自己一份年终总结。
常年 in 幼儿园工作,每天跟可爱的孩子们在一起,始终能保持着一颗柔软而纯真的心灵。孩子们天真的眼神和稚嫩的话语总能在不经意间打动我的神经,让我因俗世风尘而日渐麻木、迟钝的灵魂及时警醒,时刻带着轻松与简单上路。过去的一年,自觉虽没有做出什么大的成绩,但与从孩子们那里得到的东西相比,这些简直就是九牛一毛。孩子们给予我的,永远比我付出的多得多。想到在新的一年里,还能看到孩子们天真可爱的笑脸,我的心里便溢满了满满的期待和欣喜。
除了是孩子们的老师,在生活中,我还担任着很多角色。为人妻、为人母,同时也是父母的女儿,姐妹们的姐妹,这些角色集合到一个人身上,有时会让我难以招架。每个人都会身负多种角色,在角色的

我有一个黎明,不好不坏的一天。

阳光下叹息,静静地摊开被噩梦淋湿的床单。
我有一座寺庙的孤独,
与采薇归来的尼姑一起,坐在白云的投影里诵经。
我有尘缘未了,但早已结束了肉欲的燃烧。

认识的人已经太多,它们到底是谁我却知之甚少。
爱我的人将得到我真实的消息,一壶春水的心跳,
恨我的人我已经在一首诗里祝他长生不老。

珍惜每一个黄昏,能够想到的事情尽量去实现,
从鄙视自己开始,记住爹和娘的生日,
从体验四季轮转开始,关注一棵小草的病变……
人一旦觉醒,即使亡羊补牢,也要热爱这哑巴的大地,无常和闲适的牛铃一起挂在屋檐下

年的颜色是什么?它看似无色无味,却让人体味有色有味的绚丽和美好。

时光是珍贵的,如一段我们彼此看重的感情,爱了痛了恨了,再也回不去了!新的一天阳光依旧光芒四射,新的一年到来,最是适合独坐一隅,浅斟低吟,与一知己淡淡叙起往日旧事。

对于我来说,我的知己便是眼前的你,是在这个新年读到我文字的你,是一个走不出感情持续疼痛的你,是一个喜爱我文字、但不会穷追不舍刨根问底的你。最希望全是安好的你。“你若安好,便是晴天”。这是作家白落梅为林徽因写的传记的书名。如此打动人的平淡和祝愿,道出我们每个人的心声。于我们内心而言,都盼望每个人安好,每个人都有晴天,一天一天,一年一年,我们都从红色的喜庆开始;希望生活中没有悲伤,只有快乐。年年如此,周而复始。新年开始,便是安好的开始。元旦于是成为我们周而复始中的始,“元旦”一词中“旦”又引申出了红色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含



在靛蓝的背景下,一树梅花灿然开放,如雪花瓣瓣,如繁星点点。一时间觉得清香弥漫,清音辽远,仿佛天上人间。

这是我看到书画家侯庆福所画的一帧梅花后所获得的直接印象。在冬天的夜晚,这些梅花晶莹如玉,在我的眼前静静地开放,并缓缓释放出一种力量。

侯先生的梅花不比一般的写意梅花。市面上,那些写意的梅花过多注重了干的粗壮,干的粗糙,干的虬曲,干的沧桑。并且,或花或蕾全是信手点染。如此,画面生动自然,生机盎然,加上黑的树干,红的花朵,一纸热烈,燃烧如火。这样的画好不好?真好,但好得又有点过于传统,过于大众,过于表象。梅花贵为岁寒三友。古往今来,画梅者多矣,然则,没有几树梅花能在历史深处开得精神。关键是作者笔墨能否写出不一样的精神和个性的观点。有时还会偶尔爆一两句粗口,但大都是抨击腐败,批评不公或抑恶扬善的。为此,我开始喜欢和敬重他。

以后我与侯庆福先生接触多了,方知其书画在全省都是收藏者的偏爱,市场价格也不菲。他长我几岁,性情耿直,快人快语,无论对人于事,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。有时还会偶尔爆一两句粗口,但大都是抨击腐败,批评不公或抑恶扬善的。为此,我开始喜欢和敬重他。

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他家,并送他两本我新出版的诗集和文集。他很愉悦,当听说我正在创作一本描写怀川故事的长篇小说时,连连夸赞并鼓励我说:要多写咱们怀川,写老百姓。一个张口把老百姓挂在嘴上的人,可见他内心的质朴跟善良,这使我很感动。那天我们谈得很投

义,更是象征一日的新始。可见初创此词此节日的先人智慧和内心之宽广博爱。然而若论我们初触时光之时,当是最无知、自得和浅薄,觉得一切混沌烂漫、时间永远过不完,至于新年,更是一日更甚一日地盼。眨眼到了不惑之年,弯路也走了,蹉跎也尝了,也爱过伤过,得到过和失去过,剩下便是安身立命,一个步骤一个步骤走下去。于是感叹:在时光的长河里,有爱有恨,有不含有想念,有忘不掉的分分秒秒,想要忘记的点点滴滴。更是感到握不住的快!

一杯茶,一壶酒,一滴水,一瓣花,都蕴藏着往日的百般滋味。在这个新年,斟一杯茶,喝下它,是苦还是甜?

时光如水,总是无言。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,年意味难舍难分,对于两情相悦却最终天涯海角者年意味“意映卿卿与晤”(林觉民),对于感情裂变者,年意味着孤单、疼痛,对于看到我的你,读到我文字的你,我的年便是相知和圆。相对小孩子而言,年是假期,是玩闹,是放下

学习的担子。有心伤者会认为过年不过年都一个样子,反正太阳照就圆。

话说得玩世了。年,最好的是等待是团圆是茶香是春暖。而不是水淡冰寒。不幸昂首在前,才有幸福紧随其后。蹉跎于岁月的长河,于我们这些成年人而言,谁不想轻轻松松、安安心心和家人在一起喜庆团圆!年,谁都有权利拥有和享受。它一直在,年年在,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改变、随地位的不同也不同。

只有“元”的开始才会有旧日的结束。如同一段爱,没有开始,没有结束的爱总是凄惶令人不安的。要爱爱得明明白白,要哭哭得痛痛快快。一个眼神,一句咏叹,一声呼唤,一个符号,都在曾经的岁月里藏着。临屏新年,更加体会人生之匆匆,我和你相遇一起的难得和缘分。虽然世间一切都是匆匆,但不要让现代社会快餐式的东西填充我们的内心,不要在电脑关闭的刹那,年像烟花一样转眼就消失。临屏的这个新年,对于我来说,便是祝愿眼前的你一切安好,日日晴天!

新年回乡

□张玉霞

婆家二哥添了个孙女儿,邀我们新年回乡喝满月酒。

农村的喜事儿大都在家里办,早早请了厨,支大棚、垒灶台,炉火旺旺的,人在旁边忙碌着,场面特喜庆。新年的第一天,太阳特别好,照着身上暖暖的。走进二哥家,院里已摆好了桌椅板凳,一些早来的亲戚坐在桌旁,正就着瓜子、喜糖和热茶聊天,他们的孩子穿着新衣服在桌椅间跑着闹着。二哥二嫂迎过来,接过礼物引我们进屋,然后看孩子、说些生产时候的情况。

孩子长得很漂亮,尽管她一直睡着,但可以看见她长长的眼线和线条很好的小嘴,小脸蛋嫩嫩滑滑,真的比煮熟的蛋清还光滑,加上侄子侄媳妇的高个子,想她将来一定是个漂亮的女孩子。

农村开席的时间一般较晚,我便走出来,顺着北边的一条街就上了沁河堤。婆家离沁河很近,堤下便是。结婚第一次来婆家的时候就上了沁河堤,那时候经过的街道是土路,还窄,两边是土墙土房子,印象中的土墙还靠着一排晒干了的玉米秆儿。现在不同了,路宽,还是水泥路面,两边都是砖混的新房子,有紫气东来的门头还有宽宽大大可以进车的铁大门,很气派。从半开或敞开的大门,我看到好多家院里都有小菜地,长出来的菜苗一排排,一行行,足够一家人食用。有一家院里种着一棵桃树,树下拴着一只大狗,我想象着春天桃花盛开的画面一定很美,谁知那只狗不解风情,挣着铁链子“汪汪汪”地对着我叫。

其实踏上这条街就看见了街头的大堤了,还有一条人踩出的上堤的路,我就沿着这条路上堤。堤下是宽阔的,有绿色的麦田,还有黄黄的沙土地,沁河的水不多,但远远地能看见。堤上是一条沙石路,随着沁河的河床有着很柔和的曲线,其实堤明白,自己就是一条河流。堤上无人,往东往西都不见人影,只有远处的滩上有一两个人在干着什么,再远一点的高速路桥上不时地驶过一两辆车。

堤两旁种着高大的杨树,这样的季节早已经落完了叶子,枝条疏朗,就看见了树枝间架着的鸟窝,鸟窝里一会儿露出一只小黑鸟头,一会儿翘出叉着的黑色尾巴。“喳喳喳”一只黑白相间的喜鹊叫着,在东边的一个树上落下,“喳喳”另一只喜鹊在窝西边的一棵树上迎合。窝里一定是只小喜鹊。多幸福的一家人啊,在这温暖的冬日阳光里。堤的南边是个斜坡,枯黄的草上落了许多杨树叶子,在阳光下安静地卷曲着,做着沉睡中的一个梦。堤下的房屋许多没人住,但曾经的窗台和门户能让人依稀感觉到过去生活过的痕迹。有的临着后院,收拾得整齐干净,让人赏心悦目,心之向往。

前边转弯处有所房子,红色的墙,四角挑起的屋檐,看布局应该是庙。早就听说村里有个庙,一直没走到过,原来距河堤这么近。从堤上下来走到庙门口,只见门头写着“遇仙观”,旁边竖着一块石碑。这几年出去多,知道石碑的作用,就站在石碑前细看介绍。余秋雨说:人站在石碑前,石碑就有了生命。这块斑驳的石碑就像一位老者,在我的注视下清晰起来。这庙最初建于元代,这么久远是我没想到的。现在的庙是温县县政府在1998年进行了重建,碑上没介绍什么离奇的传说,只说祖先建庙是想让后代在这里繁荣昌盛。爱人说,这庙里原来有个金佛像,老人传说曾吐出过元宝;大姑姐说她小时候曾在这里上学,院里有口深井,传说井里经常漂出木头。大凡民间的传说都是这么简单、美好。

时间不早了,我顺着庙前的路往回走。正是晌午饭后,三三两两的人沿着农村过去的习惯,端着饭或蹲或站在门口吃饭,看碗里大多是面条。一个小女孩蹲着吃面条,旁边站着一只半大的狗,一边摇尾巴,一边眼巴巴地看着女孩儿的碗,从它嘴巴下地面上的湿痕,就知道女孩儿刚喂过它,它还等着再分享呢。不远处有一只更小的狗,四条小腿跑动还不很协调,让人看着就心生怜爱。它围在一个胖胖的农家妇女脚下,我看它那么小,就多看了它两眼,谁知它不买账,竟然对着我“汪汪汪”地叫起来,稚嫩的声音如同天籁。真没想到它会叫,就指着它说:那么小你还叫?结果把那个妇女说笑了,吵了它一句,它就蔫蔫地跑一边不吭声了。

正不知道回去的路对不对,突然听见那家拴着狗的叫声,心里释然。附近的院落飘过来西红柿面的香味儿,真好闻。一个半开的院子传出一个女人的说话声:舀饭咋不舀锅底呢,锅底都是肉。现在生活真是好了,连农村都不在乎吃肉了,想过去农村是有亲戚来才会去买肉,而且还要堆到碗上面叫人看见。

电话来了,爱人说要开席了,我忙加快速度,走进了二哥家喜庆欢乐的院里。



(本报资料图片)